

# 基督山伯爵

(上)

〔法国〕大仲马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基督山伯爵(上)

[法国]大仲马 著

王义杰 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山伯爵/(法)大仲马(Duman, A.)著;王义杰译.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1

ISBN 7-80696-074-0

I. 基... II. ①大... 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K.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4194 号

---

**基督山伯爵(上)**

著/(法)大仲马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唐山丰电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 900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96-074-0

定价:38.00 元

## 编者的话

读者朋友,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外名著的初衷是为了使读者能用低廉的价格阅读名著,我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所有名著足本无删节。同时采用紧凑的版式,压缩不必要的装饰和白空。减少用纸量,提高书的性价比。

内文用纸为了读者长时间阅读不至于手眼疲劳,我们特选用了具有健目功能的轻型高级环保纸。





## 前 言

《基督山伯爵》的作者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一八〇二年出生于巴黎东北维莱科特里镇上一个军官家庭。

二十岁那年大仲马孤身一人闯荡巴黎。在巴黎，他幸运地遇到了父亲的旧友福阿萨将军，在将军的大力举荐之下，他当了奥尔良公爵府上的公务员，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不久，大仲马把母亲也接到了巴黎。为了多赚一些钱，他经常在工作之余兼职替法兰西剧院誊写剧本。许多精妙的剧本让他深为着迷，他常常忍不住放下手中正在誊写的剧本，动手自己写作。然而，他在三年的时间里写出的大量剧本却没有一个被剧院接受并得到上演的机会。直到一八二八年二月十一日，法兰西剧院上演了他的《亨利三世》，一举轰动了整个巴黎，大仲马本人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巴黎戏剧舞台上的新帝王。紧接着，他的另一个剧本《安东尼》演出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大仲马在巴黎成了最走红的青年剧作家。

戏剧创作的成功使大仲马名声大振，他也因此得以加入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派团体之中。并对浪漫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的《亨利三世及其宫廷》，最早为浪漫派戏剧开辟了道路，也使他成了浪漫派戏剧的先驱者之一。

一八四三年，大仲马和出版商签订了一份合同，要写一部使整个巴黎为之倾倒的小说。因为事先已经准备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所以，不到两年小说便创作完成。其大体情节是：海员唐泰斯被几个小人诬陷下狱，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过了十四年。后来他侥幸逃出牢狱，并根据狱友提供的线索，找到了一处宝藏，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接着，他改名换姓，报答了恩人，并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惩罚了恶人。



《基督山伯爵》中有一个神秘莫测的传奇式人物法利亚神甫，这个人并非大仲马凭空杜撰，而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据苏联医学家凯纳彼赫夫考证，法利亚神甫全名霍谢·库斯托·法利亚，一七六五年生于葡萄牙殖民地印度果阿，曾在罗马获神学和医学博士学位，后来由于参加印度果阿摆脱葡萄牙控制的斗争而被迫从里斯本逃亡法国。在法国期间，法利亚又因参与宗教活动而被关进巴士底狱。在狱中，他创造了百格跳棋法，即如今风行全球的跳棋。刑满释放后，他又投身“反富豪，争平等”的运动，再度被捕关进移伊夫堡死牢中，在监禁十五年后因拿破仑失败方被释放出狱，从此以后，法利亚从事医疗研究。大仲马以此为素材塑造出了法利亚长老这个艺术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小说写的非常顺利，但是究竟出狱后的唐泰斯应该叫什么名字却一直困扰着大仲马。后来，他忽然回想起1842年他与那波利王子一起去地中海厄尔巴岛旅行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他们走遍全岛，然后准备到临近的一个盛产野兔和沙鸥的美丽小岛去打猎，但因当局禁止任何人登上这个岛只能作罢。归途中，大仲马问过小岛的名字——基督山。于是，富于浪漫主义的大仲马蓦地决定了主人公的化名：“基督山伯爵”。

《基督山伯爵》情节跌宕起伏，迂回曲折，主要情节之中又演化出若干次要情节，小插曲紧凑精彩，却不喧宾夺主；情节离奇却不违反生活真实。就结构来说，文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在故事的开始便基本上全部出场，前面四分之一写主人公被陷害的经过，后面四分之三写如何复仇。全书脉络清楚，复仇的三条线索虽时有交叉却并不凌乱，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到故事的最后又汇合在一起。《基督山伯爵》被公认为通俗小说中的典范和抗鼎之作，无产阶级文豪高尔基也曾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它出版后很快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先后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出版，在法国和美国多次被拍成电影。一百多年以来，这本书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大仲马也因此成为最受法国民众喜爱的通俗小说家之一，被后人美誉为“通俗小说之王”，别林斯基甚至称他为“一名天才的小说家”。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船到马赛      | ( 1 )   |
| 第二章   | 父与子       | ( 11 )  |
| 第三章   | 加泰罗尼亚人    | ( 19 )  |
| 第四章   | 阴谋        | ( 31 )  |
| 第五章   | 订婚筵席      | ( 39 )  |
| 第六章   | 代理检察官     | ( 53 )  |
| 第七章   | 审问        | ( 64 )  |
| 第八章   | 伊夫堡       | ( 77 )  |
| 第九章   | 订婚之夜      | ( 89 )  |
| 第十章   | 杜伊勒里宫的小书房 | ( 96 )  |
| 第十一章  | 科西嘉岛的食人恶魔 | ( 106 ) |
| 第十二章  | 父与子       | ( 115 ) |
| 第十三章  | 百日王朝      | ( 124 ) |
| 第十四章  | 两个犯人      | ( 134 ) |
| 第十五章  |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 ( 147 ) |
| 第十六章  | 意大利学者     | ( 165 ) |
| 第十七章  | 神甫的房间     | ( 176 ) |
| 第十八章  | 宝藏        | ( 198 ) |
| 第十九章  | 第三次发作     | ( 212 ) |
| 第二十章  | 伊夫堡的坟场    | ( 223 ) |
| 第二十一章 | 蒂布朗岛      | ( 228 ) |
| 第二十二章 | 走私贩子      | ( 240 ) |
| 第二十三章 | 基督山岛      | ( 248 ) |



|       |                |       |
|-------|----------------|-------|
| 第二十四章 | 神奇的景观·····     | (257) |
| 第二十五章 | 陌生人·····       | (267) |
| 第二十六章 | 杜加桥客栈·····     | (274) |
| 第二十七章 | 追溯往事·····      | (288) |
| 第二十八章 | 监狱档案·····      | (304) |
| 第二十九章 | 莫雷尔公司·····     | (312) |
| 第三十章  | 九月五日·····      | (326) |
| 第三十一章 | 水手辛巴达·····     | (343) |
| 第三十二章 | 醒来·····        | (369) |
| 第三十三章 | 罗马强盗·····      | (376) |
| 第三十四章 | 显身·····        | (408) |
| 第三十五章 | 锤刑·····        | (432) |
| 第三十六章 | 狂欢节在罗马·····    | (447) |
| 第三十七章 | 圣塞巴斯蒂安的陵墓····· | (466) |
| 第三十八章 | 约会·····        | (483) |
| 第三十九章 | 来宾·····        | (490) |
| 第四十章  | 早餐·····        | (511) |
| 第四十一章 | 介绍·····        | (523) |
| 第四十二章 | 贝尔图乔先生·····    | (536) |
| 第四十三章 | 奥特伊别墅·····     | (542) |
| 第四十四章 | 为亲人报仇·····     | (550) |
| 第四十五章 | 血雨·····        | (572) |
| 第四十六章 | 无限贷款·····      | (584) |
| 第四十七章 | 灰斑马·····       | (597) |
| 第四十八章 | 人生观·····       | (609) |
| 第四十九章 | 海黛·····        | (620) |
| 第五十章  | 莫雷尔一家·····     | (625) |
| 第五十一章 | 皮拉姆斯和西斯贝·····  | (635) |
| 第五十二章 | 毒药学·····       | (646) |
| 第五十三章 | 《恶鬼罗贝尔》·····   | (663) |



---

|       |                 |       |
|-------|-----------------|-------|
| 第五十四章 | 多头和空头.....      | (680) |
| 第五十五章 | 卡瓦坎蒂少校.....     | (692) |
| 第五十六章 | 安德烈亚·卡瓦坎蒂 ..... | (704) |



##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避风港瞭望塔上的瞭望员发出了信号，告诉岸上的人们法老号三桅船已经到了。这只船是从斯迈耶（注：土耳其的一个港口城市）出发，途径德阿斯特（注：意大利一个港口城市）和那不勒斯（注：意大利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同时亦是金融和文化中心），最终才抵达马赛港的。

像往常一样，岸上指派了一位领港员，只见他跳上小船，绕过伊夫堡（注：伊夫堡建立在距马赛约两公里远的一个小岛上，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所建，曾经被当作监狱使用过很长一段时间），在摩琴海角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了那艘三桅船。

圣琪海岛的平台上立刻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对马赛人来说，无论什么时候，一艘大船的到达总是能够引起足够的轰动，尤其是法老号这样的大船：不仅它本身就是在马赛本地建造的，而且连船主也是一个马赛人呢。

法老号渐渐驶近了，它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卡拉沙雷尼岛和雅罗斯岛之间因为几次火山爆发而形成的海峡，绕过波米格岛，驶近港口。尽管船上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但船速却非常缓慢，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以致岸上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于是便互相打听、询问着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不过那些航海行家们一眼就看出，即使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的话，也一定与船体本身无关。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并没有丝毫失去控制的迹象。领港员正顺利地把法老号领向马赛港狭窄的入口，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正在敏捷地打着手势，一双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大船发生的每一个细微动作，重复着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焦躁不安的情绪在围观群众中弥漫开来，这其中尤以一个人最为，



他甚至等不及法老号靠岸，就匆匆跳上一条小船，向法老号驶去，终于在雷瑟夫湾的对面靠近了大船。

看到有人上了船，那年轻人便离开了领港员，走到船边。他把帽子摘了下来，拿在手里。

那年轻人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身材修长，体格强健，满头黑发，一双漂亮的黑眼睛炯炯有神。他身上有着一一种罕见的坚定而沉着的气质，那种气质是只有从小就经过大风大浪，经历过艰难险阻磨练的人才具有的。

“怎么了，唐泰斯？”小船上的人大声问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艘船看起来死气沉沉的？”

“哎，真是倒霉透顶呀，莫雷尔先生，”那年轻人答道，“在途经奇桅塔韦基亚附近的时候，我们的船长勒克莱尔先生死了。”

“货物怎么样？”船主慌忙问道。

“货物没有任何问题，它已经和我们一起平安抵达了，莫雷尔先生，您不用担心这一点。可是那可怜的勒克莱尔船长他却……”

“他到底怎么了？”得知货物安然无恙，船主这才松了口气，“他会出什么事呢？”

“他死了。”

“掉到海里面去了？”

“不是的，先生，他得了脑膜炎，哎，他死的时候可真吓人啊。”

说完这话，他转过身去，喊了起来。

“我说，”他说道，“大家准备好，准备抛锚了。”

船员们马上按照他的指令行动起来。船上八个到十个海员们，有的奔到大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奔到三角帆和主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则去控制转帆索和吊帆索。

那年轻人环顾四周，看到自己的命令已被迅速准确地执行，便又转过脸来对着船主。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快给我讲讲！”船主继续向那个年轻人发问。

“先生，这件事来得简直是太突然了，勒克莱尔船长在与那不勒斯



的总管谈好了交易之后，就率我们离开了那里，那时他的情绪就有些异常，二十四小时之后，他开始发高烧，三天以后就死掉了……

“我们按照规矩为他举行了海葬，把他端端正正地缝裹在吊床里，头脚两处各放了一块约三十六磅重的铅块，就在艾尔基利奥岛附近把他海葬了。我们把他的佩剑和十字荣誉勋章带了回来，准备交给他的夫人，作一个永久的纪念。船长这一生总算没有虚度，”年轻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他和英国人打了十年仗，到头来仍能像常人那样安安稳稳地死在床上。”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亲爱的唐泰斯先生，”那船主的口气越发显得轻松起来，“人总有死的那一天，年轻人也终归要取代老年人的位置，否则的话他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升迁了。我想既然您完好无损地把货物交给我……”

“这您不用担心，莫雷尔先生，我敢向您保证它们的完整性。这次航海，您至少能赚上两万五千法郎。”

看到大船已经徐徐地驶过了圆塔，年轻人大声喊了起来：

“准备好了，马上把主桅帆、三角帆和后桅帆都收起来。”

同前一次一样，这一次他的命令又得到了船员们忠实地执行。

“下帆！收帆！”

最后一句话刚刚说完，船上所有的帆就都降了下来。船只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只是凭着自己的惯性向前行驶着，船速慢得几乎让人感觉不到。

“莫雷尔先生，如果您想上来的话就请吧，”看到船主一脸不耐烦的样子，唐泰斯说道，“那位是您的会计唐格拉尔先生，他已经从舱里出来了，有什么问题的话，您直接问他就行了。我顾不上和您说话了，您瞧，我得照应一下，还要给船挂丧呢。”

船主接下来并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立即抓住了唐泰斯抛给他的一根绳子，以水手特有的敏捷爬上了船边的弦梯。那年轻人走到一边去干其他的事情去了，只把船长和那个叫作唐格拉尔的人留在了一起。

唐格拉尔迈步向船主走了过来。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长着一张阴沉沉的脸，天生一副对上谄媚、对下粗暴无礼的秉性，故而十分



不招人喜欢。他是船上的会计，但是船员们都极端憎恶他，相反，他们都十分爱戴埃德蒙·唐泰斯。

“您好啊，莫雷尔先生，”唐格拉尔说道，“我想您已经知道船上发生的这桩不幸了，是吧？”

“是啊，是啊，这可怜的人，他是多么的正直、善良呀。”

“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职员，在蓝天大海之中生活了一辈子，让您在您的公司里为您服务真是最合适不过了，”唐格拉尔答道。

“话说回来，”船主望着在一旁指挥船员干活的唐泰斯说道，“只要有能力，不一定非要像您所说的那么经验丰富不可，唐格拉尔，比如我们的朋友唐泰斯先生，他是一位多么出色的小伙子呀，我看他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可是，”唐格拉尔不屑地瞥了唐泰斯一眼，脸上露出一丝鄙夷的神情，“您说得对，不过他还是太年轻，不够成熟。船长死后，他甚至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擅自接管了指挥权；并且他还没有直接返回巴黎，而是在厄尔巴岛多耽搁了一天。”

“他是船上的大副呀，船长不在了，他理所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来，”船主说道，“至于在厄尔巴岛多耽搁一天这件事，如果不是船只出现了毛病，需要修理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了。”

“这只船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莫雷尔先生，”那人继续说道，“他之所以想到岛上去，只不过是出于年轻人贪玩的本性，胡乱逛逛罢了。”

“唐泰斯，”船主回头招呼那年轻人道，“请您过来一趟。”

“对不起，先生，”唐泰斯说道，“等一会儿我马上过去。”

说完这话他转身对着船员说道：

“下锚了！”

随着铁链子哗哗的响动，铁锚被抛进了水里。虽然此时领港员已经在船上了，可是这个年轻人显然并不放心，最后一道工序结束以后，他又吩咐道：

“把信号旗降到旗杆的半中央，然后把公司的旗子也降下一半以示哀悼。”



“您看，”唐格拉尔说道，“他太自以为是了，好像他本人就是船长似的。”

“怎么，难道不是吗？”船主说道。

“是啊，只要您和合伙人一点头，这自然可以成为事实，莫雷尔先生。”

“我觉得他留在这个位子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船主说道，“我知道，他的确还很年轻，不过他做事一向十分认真负责，而且航海经验也算丰富。”

唐格拉尔脸上闪过一道阴影。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泰斯忙完了自己的工作走了过来，“我刚刚处理完船上的事情。请问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

唐格拉尔闪身向后退了一步。

“我想问的是您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上耽搁一天呢。”

“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先生，我这样做是为了完成勒克莱尔先生临终前的遗嘱。他曾吩咐我把一包东西送给贝特朗元帅（注：贝特朗，1773——1844，在拿破仑时代曾任法国大元帅，追随拿破仑参加了各次重要的战役，后随他一起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

“怎么，这么说您见到他了，埃德蒙？”

“您指的是谁？”

“当然是大元帅了。”

“是的。”

莫雷尔向四周看了一眼，忙把唐泰斯拉到一边。

“皇上还好吗？”

“我看还可以吧。”

“您连他也见到了吗？”

“我跟元帅谈话的时候，他正好走了进来。”

“您和他说话了吗？”

“说得准确一些，是他先和我说的话，”唐泰斯笑着纠正道。

“他跟您说什么了？”

“他不过向我询问了一些船上的情况，比如说什么时候出发的，从



那条航道来的，都装了一些什么货物等等。看他那副样子，如果这是一艘空船，而且我又是船主的话，他甚至可能会把这条船给买下来。不过我如实回答说，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副，这艘船的所有权是归属于莫雷尔父子公司。他听完之后对我说：‘啊，我知道这家公司，莫雷尔家族世代都是做船主的，当年我在瓦朗斯驻防的时候，有一个莫雷尔家族的成员和我还是在一个团里服役的战友呢。’”

“是啊，是啊，”船主的声音不自觉地高了起来，“皇上指的是我的叔叔波利卡·莫雷尔——后来他也当了船长。唐泰斯，如果以后您对我叔叔说，皇上还想念着他呢，他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他可是一个忠诚的老兵呀。好了，好了，”他亲热地拍拍年轻人的肩膀，“唐泰斯，您忠诚地执行了勒克莱尔临终前托付给您的任务，这好极了。不过如果有朝一日别人也知道了这件事，并且把它泄露出去的话，您可能会受到牵连的。”

“我想不会吧，先生，”唐泰斯说道，“我连船长让我带去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而且皇上向我问的都是一些普通的问题——他碰上谁都会这么问的。对不起，”唐泰斯换了一个话题道，“卫生部和海关的官员来了，我暂时告退一下可以吗？”

“亲爱的唐泰斯，您随意好了。”

年轻人转身走了，唐格拉尔又凑了过来。

“先生，”他说道，“他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在菲拉约（注：厄尔巴岛上的一个港口城市）停泊的原因解释清楚了？”

“是的，亲爱的唐格拉尔先生，我非常满意他的解释。”

“那样最好，”那人跟着说道，“看到自己的同伴不能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心里总是不舒服。”

“唐泰斯没有失职，”船主答道，“是勒克莱尔船长命令他这样做的，他只不过是遵守命令罢了。”

“他没有把船长的信交给您吗？”

“您指的是谁？”

“唐泰斯。”

“没有啊，怎么，勒克莱尔船长还有一封信给我吗？”



“就是唐泰斯在厄尔巴岛上留下的那包东西。”

“谁告诉您他在岛上留下了一包东西?”

唐格拉尔的脸一下子就变红了。

“那天我正好经过船长的门口，门没有关，我就看见了他把一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唐泰斯。”

“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提起过此事，”船主答道，“我想如果真的有话，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唐格拉尔低着头想了一会儿。

“先生，就当我说什么也没说，千万不要把我和您说的话告诉唐泰斯，也许我弄错了。”

这时那年轻人回来了，唐格拉尔慌忙退了下去。

“亲爱的唐泰斯，都忙完了吗?”船主说道。

“是的，先生。”

“进港手续还好办吧?”

“还行，不太复杂。我先把货物清单交给了海关人员，然后又把其他的证件交给了货栈派来的一个人，就完事大吉了。”

“事情都办完了?”

唐泰斯四下里看了看，然后对船主说：

“是的，先生，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事了。”

“那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怎么样?”

“能得到您的邀请我感到非常荣幸，莫雷尔先生，可是很抱歉的是，我要先回家看看我的父亲。”

“是的，唐泰斯，我知道，您是一位孝顺的儿子。”

“可是……”唐泰斯明显犹疑了一下，“我出海很久了，不知道他现在在怎么样了?”

“亲爱的埃德蒙，我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不过我想他应该没有事吧。”

“说的也是，他成天憋在那间小屋里不出来，能有什么事呢?”

“这正好可以说明他生活里面什么也不缺呀。”

唐泰斯笑了笑。